

20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

钟敬文 启功 主编

20世纪

外国散文经典

20 SHIJI WAIGUO SANWEN JINGDIAN

陆建德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

钟敬文 启功 主编

20世纪

外国散文经典

20 SHIJI WAIGUO SANWEN JINGDIAN

陆建德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外国散文经典 / 陆建德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2009. 1 重印)

(20 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 / 钟敬文, 启功主编)

ISBN 978-7-303-02990-7

I. 2… II. 陆… III. 散文 - 作品集 - 外国 - 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031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34. 7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6 001 ~ 9 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9. 80 元

责任编辑: 马朝阳 赵月华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 - 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 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 - 58808083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 - 58800825

序 言

陆建德

编了这本散文选，有些感想，拉杂写来，以就教于读者。

前些年一位大学问家曾说，我国 20 世纪的诗歌、小说、戏剧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散文则不然，没受多少西方影响，基本上是中国。我以为，20 世纪中国散文受外国影响并不亚于诗歌、小说、戏剧。乾隆年间桐城派文人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堪称我国古代散文创作集大成者，书中所收作品列为十三类。重读姚鼐的分类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文化确已经历了沧海巨变，谁还会在今日的文选中收录现代版的“奏议”和“诏令”？平心而论，读 20 世纪外国散文，我们已不大有“隔”的感觉，这或许是 20 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之“功”罢。

20 世纪中国的大散文家，大都精通一种或数种外文，上过教会学校或有留学的经历，有的（如林语堂）甚至自幼就受到外国文化的熏陶。周作人诙谐蕴藉、洗练而又略显枯涩的文笔，林语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既有传承明小品的一面，也汲取了日本俳文和英国随笔的养料。鲁迅曾批斥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但他自己的所谓“战斗风格”更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产物。《狂人日记》和《野草》之类的作品全无平和冲淡的境界，称得上“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海外摩罗诗作的散文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随笔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得力于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不少日本现代作家毕业于大学英文系，他们对英国随笔推崇备至。厨川白村也是学英文出身，他如此描写英国随笔的闲适的特点：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

本文集从英国散文开始，多少考虑到它在很多中国作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但是英国散文究竟好在哪里，那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幽默感是英国散文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幽默感不仅仅是理解并欣赏有趣滑稽的事物的能力，它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人生态度。弗吉妮亚·吴尔夫曾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人是完完全全的英雄，也没有人是彻头彻尾的恶棍。以幽默的眼光看待人世，或许我们会多一些分寸感和现实感，不会轻易让怨愤和仇恨败坏我们的脾性，动辄就要“痛打落水狗”，就要停止“费厄泼菜”。有幽默感的人深知虚荣心为害之烈，自己当不了上帝的使者，正义的化身，因此幽默也往往伴随了自嘲。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是有名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绝不会把听音乐描绘成什么“高雅”的嗜好（请看《不听音乐》一文）。我一位朋友嗜爱围棋，吃足了“小道”害人的苦头。他模仿福斯特的笔法，揭发围棋如何刺激逞能争胜的本能，称下棋的无非是“聪明的流氓”。文章写成，与围棋相关的杂志都拒绝刊用。原来这类杂志登载的文章都在说围棋的好话呢：它如何蕴含人生哲理，如何体现“东方文化”的深奥神韵。编辑、作者、读者都在借诸如此类的文章自我吹捧，看来幽默感在很多场合还少得可怜。

英国散文杰作，确实多如恒河沙数。有些很好的文章，因常常出现于文集之中，只得割舍。我想特别提一提奥尔都斯·赫胥黎的《论舒适》和约·博·普利斯特利的《论无所事事》。两位作者都质疑现代社会的基本信念：为什么我们必须忙忙碌碌？为什么我们拼命追求舒适——“现代化的享受”？赫胥黎指出，基督教苦行的道德理想已经衰败，于是舒适本身就成了人生目的，但是人类因此将付出何种代价？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描写的人类“幸福”而麻木的状态不正是向舒适无条件投降的恶果吗？

提及这两篇未收之文，是要提醒读者，我们的书店里还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世界散文选本。同时我也想强调，赫胥黎、普利斯特利新鲜活泼、不随时

俗的见解并不以不至于引起头痛为度。厨川白村所理解的英国随笔未免太闲适、太安全了。由此想到郭宏安先生介绍过的瑞士学者斯塔罗宾斯基教授的随笔观。

英文“essay”（散文、随笔）一词源自法文“essai”。斯塔罗宾斯基教授从词源学出发论述法国16世纪大思想家、散文家蒙田首创的“essai”文体，“essai既指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又指展翅飞起的一群词语”。散文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考察、试验的过程，作者在读者面前展示的是新思想、新感受、新视角。“写作，对蒙田来说，就是再‘试’一次，就是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出于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击中读者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强烈地感受。有时也是突然地抓住他，让他恼怒，激励他进行反驳。”我相信本文选中很多作品对读者是有冲击力的。

然而我们以往评价散文，一般不大重视作品是否“击中读者痛处”。怎么样才算“击中读者痛处”呢？不妨以本书中几篇文章作为例子。

吴尔夫的时代是英国走向民主的时代，平等的观念正大行其时。但是吴尔夫却在《伯爵的侄女》中为社会等级申辩。她说，英国小说的成就得益于作家的等级意识。历史上的阶级差异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地位可以变动。可是，一旦贵族和农工的差别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小说可能就消亡了。吴尔夫无法想像真正民主时代的艺术究竟是何等模样。

我们深信科技新发明是时代进步的见证，但是托·斯·艾略特却从英国通俗歌舞演员玛丽·劳埃德之死想到工人阶级娱乐方式的演变，他担心无线电、电影等“电气工程的新发明”最终将消蚀工人阶级对生活的兴趣，使他们和中产阶级一样麻木不仁。

我们深信童真和赤子之心。但是新西兰作家萨吉森在《拎猫尾巴》一文中再现了一个可怕但十分可信的场景：邻居的小男孩喜欢拎猫尾巴，借此满足他自己未尝意识到的权欲。作家出面干涉，男孩乘机敲诈一些糖果。萨吉森问道：如果连这一类恶习也不能根除，我们能要求各种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吗？它们的各种决议是否掩盖了某些不光彩的目的？

我们深信哥伦布是一代伟人，但是奈保尔却说，除了黄金和权力，哥伦布一无所求，他的利己主义简直是“暴露的畸形器官”。哥伦布的成功，是恶

的胜利，是掠夺者的胜利。发现新大陆需要神话故事，于是一个恶棍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谁能用文明进步的名义蹂躏无数印第安人？

我们深信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将作出最后的判决。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则认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无非出于权力崇拜，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使人类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胜利者不一定是天使，失败者不一定是魔鬼。我们的责任是尽力保证被压制者出庭讲述另类故事的权利。“历史是公正的吗？”茨威格问。

我们可以宽慰地回答：“历史有时候是公正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给南非带来希望，但人类身上某些恶劣本性在新环境下表现得更加张狂。纳丁·戈迪默的《掠夺》暴露的绝非南非一国的的问题，它是关于人类贪欲的寓言。所谓全球发展、现代化的话语遮掩了邪恶的占有欲，形形色色的掠夺还未有穷期。缺乏自知之明的追求者踏上一条不归路，葬身海底成了最自然的归宿。《掠夺》一文是戈迪默 21 世纪初的新作，可视为一份对 20 世纪的总结，本书破例收入。时代是否进步，实在不得而知。

毋庸讳言，选用有的文章是有针对性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与世界接轨，我国建立起自己的博士培养体系。目前，很多大学和机构都规定，博士学位是留校、升教授、担任某高级职务的首要条件。整整一百年前，美国哲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曾写了《博士巨怪》一文批判美国的学位崇拜。詹姆斯失望地写道，博士学位已蜕变为某些学校撑门面的摆设，过分看重学衔恰恰是不尊重个性的表现。为什么标榜自由精神的美国大学竟相信外在的标记是惟一的判断标准，一个人的一切价值非得由学衔授予机来加印盖戳，核准鉴定？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是不是也面临着来自“博士巨怪”的威胁？据传某些热门专业博士点颇像贩卖学位的黑店，这种风气再进一步蔓延我们的博士培养制度将彻底溃烂。

考虑到本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织下编选的，我还收入了埃及作家爱敏的文章《他要成为一名教师吗？》，与北师大师生共勉。

这本文选不包括中国散文。作为补偿，我想适度反映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收了克洛代尔（法国）的《中国印象》、井上靖（日本）的《中国西域行》、毛姆（英国）的《江上歌声》和白璧德（美国）的《中西人文教育说》。

下面对后两篇文章，略作介绍。

《江上歌声》取自毛姆的中国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我本来有意为本书取名“江上歌声”，但为了与“20 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的统一体例保持一致，未能如愿。如果说《伏尔加河纤夫曲》蕴含了俄罗斯文化中某种忧郁、深沉而又宽广的本质，毛姆则在长江船工和纤夫的号子中听出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调。那“江上歌声”是“无限忧伤的心灵的呐喊”，它唱出来的与其说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还不如说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人类求生的本能：“生活太艰难，生活太残忍，歌唱是绝望的最后抗议。这就是江上歌声。”

当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等激进杂志全面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学衡》诸公逆流而进，以“阐求真理”的态度“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说来也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来自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中西人文教育说》是白璧德于 1921 年 9 月至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上所作的演讲，第二年由后来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的胡先马肃先生译出，载《学衡》杂志。白璧德当时就注意到中国信仰功利主义过于热切。他告诫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不可肆意辱骂，对欧美流行的物质主义亦不可盲从。当年令白璧德痛心的现象未见得有根本的好转。

应该承认，功利主义已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克·斯·刘易斯的《活体解剖》一文让我们意识到功利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不会想到，以人道主义、科学或医学研究的名义进行的动物活体解剖会有什么错。屠格涅夫《父与子》中新人的代表巴扎洛夫深得我们赞赏，他的一大爱好就是解剖活体青蛙。刘易斯则论证道，自以为人类优越就滥施痛苦于动物，那么自以为文明进步的民族也就可以拿野蛮落后的“低等人”来做实验了。活体解剖为人们所接受，说明残酷无情的、非道德的功利主义已取得巨大胜利，可是人类从道理上来说也是受害者：人类没有理由拒绝更高级的生物拿自己做实验。我们平时读散文，经常有一种“美”的期待：一串串韵味隽永的句子将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其实“essay”也指论说文。像《活体解剖》这样逻辑清晰、“平静中透出严厉”的文章不是诗情画意的“美文”所能比的。

重新翻阅这里的文章，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自我欣赏十分稀缺。我国古代有的骚人墨客好以香草自比，“借物咏怀”往往就是自我投射。唐睿宗时官至宰相的宋玛年轻时应试落第，作《梅花赋》（并序）。他写道，自己久病后看到一株梅花委身于残壁旁的灌木丛中，它“托非其所”，但有“出群之姿”。宋玛以“冰玉一色”的梅花自比。仕途受阻，那就抢占隐逸的道德制高点：“栖迹隐深，寓形幽绝，耻邻市廛，甘遁岩穴。”这种孤芳自赏的情调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并不是罕见的。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名气更大。世人都爱牡丹，惟独作者爱花之君子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短文结尾是自我欣赏的高潮：“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爱莲的何止千千万万，但是赋予莲花这种非凡品格的只有作者，而且只有他本人才会爱或者说具备如此高洁的品格。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这需要无我之心，而宋玛和周敦颐要拿梅花、莲花来满足他们庞大的自我。（现代作家赞扬松树的风格、白杨的朴素、牡丹的品位，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立圣人传？）屈原一再用善鸟香草比喻自己，班固称他“露才扬己”，不算为过。

自我怜爱者好发“生不逢时”的牢骚。对这些人我们往往滥加同情。捷克作家哈谢克在《最伟大的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一文里对那些抱怨未能一展抱负的人作了无情的讽刺：有人总是假定自己是天才、完人，然而社会却不愿正确评价他；他的“不遇”只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太不公平。为什么我们总对自称“不遇”“生不逢时”的文人脱帽致敬？这种地方，是大有比较文学的文章可做的。我倒想套用奥威尔《甘地随想录》中的话说，除非自比香草者能证明自己清白，他应被认定有罪。



本书以吉辛的《历史艰辛话买书》始，以博尔赫斯的《书》终。书，在今天这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还有不可替代的功用。茨威格说，我们这个自以为高度发达的世界实际上正在美国化，因而正在变得越来越单调；图书以及图书所体现的历史记忆是文化多元的保障：

无限的多样性等待着有志者：这就是我们的书斋，就是我们最本真而且绝不致变得单调的世界。

这本散文选的令人遗憾之处不必多说，但仍希望它能丰富我们的世界。

目 录

- 〔英国〕乔治·吉辛/历尽艰辛话买书/1
- 〔英国〕阿·克·本森/谈话/6
- 〔英国〕希拉里·贝洛克/客栈/11
- 〔英国〕毛姆/江上歌声/16
- 〔英国〕爱·摩·福斯特/不听音乐/17
- 〔英国〕弗吉妮亚·吴尔夫/伯爵的侄女/21
- 〔英国〕托·斯·艾略特/玛丽·劳埃德/25
- 〔英国〕克·斯·刘易斯/活体解剖/28
- 〔英国〕乔治·奥威尔/甘地随想录/33
- 〔英国〕维·苏·奈保尔/哥伦布与克鲁索/40
- 〔英国〕萨尔曼·拉什迪/论君特·格拉斯/44
- 〔爱尔兰〕谢·希尼/归功于诗/50
- 〔比利时〕梅特林克/论沉默/61
- 〔挪威〕海贝格/男人/66
-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人类的神话/69
- 〔卢森堡〕萝丝玛丽·基弗/木柜/74
- 〔德国〕图霍尔斯基/谎话卡片/77
- 〔德国〕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都城/79
- 〔德国〕荣格尔/猎野猪/85
- 〔德国〕伯尔/懒惰哲学趣话/91
- /它们没有飞走/93
- 〔德国〕君特·格拉斯/在隧道里/95
- /我喜欢站在自动扶梯上/97
- 〔奥地利〕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99

-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历史是公正的吗/104
/世界正变得单调/106
- 〔瑞士〕赫尔曼·黑塞/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随想/112
- 〔西班牙〕乔治·桑塔亚那/灰色油画/118
/英国人的独特之处/119
/临终床前/121
- 〔西班牙〕皮奥·巴罗哈/路边的客栈/124
- 〔西班牙〕阿索林/夜笛/127
- 〔西班牙〕加夫列尔·米罗/老鹰和牧羊人/130
-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门内斯/诗与文学/133
- 〔西班牙〕米格尔·德利维斯/小议文学奖/137
- 〔意大利〕加百列·邓南遮/夜莺之歌/139
- 〔意大利〕皮兰德娄/一天/141
- 〔意大利〕葛兰西/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146
/意大利人民的特征/149
- 〔意大利〕莫拉维亚/月球特派记者发自地球的第一个报告/151
-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节选）/155
- 〔法国〕克洛代尔/中国印象（四篇）/158
- 〔法国〕普鲁斯特/昼日/165
- 〔法国〕加布里埃尔·西多尼·科莱特/松鼠/173
- 〔法国〕圣琼·佩斯/雪（节选）/177
- 〔法国〕让·季奥诺/植树的人/178
- 〔法国〕加缪/蒂巴萨的婚礼/186
/重返蒂巴萨/191
- 〔法国〕巴尔特/无言/197
/筷子/198
- 〔法国〕罗布·格里耶/海滩/201
-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孤独的树/205
- 〔保加利亚〕埃米利扬·斯塔内夫/秃尾巴/207

- 〔保加利亚〕尼科拉·哈依托夫/诸“神”的衰落在继续/212
- 〔罗马尼亚〕西蒙娜·波佩斯库/钥匙孔/215
- 〔阿尔巴尼亚〕米吉安尼/樱桃/220
- 〔匈牙利〕伊耶什/散文四则/223
- 〔波斯尼亚〕佩塔尔·科契奇/云杉和松树/226
-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草莓/227
- 〔波兰〕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书写艺术，也就是你和你的性格》短评/229
- 〔波兰〕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日记》短评/230
- 〔捷克〕哈谢克/最伟大的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232
- 〔捷克〕卡雷尔·恰贝克/诉苦成性/235
- 〔捷克〕米兰·昆德拉/没有犯罪感的人在跳舞/237
/道路在雾中/238
-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及其助手们/241
- 〔苏联〕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海燕/246
/不合时宜的思想：“今天是‘宽恕星期日’”/247
/不合时宜的思想：“反面的现象”/249
- 〔俄罗斯〕伊凡·布宁/狼/253
- 〔俄罗斯〕安·阿赫玛托娃/他无所不能/255
- 〔俄罗斯〕鲍·帕斯捷尔纳克/斯克里亚宾/257
- 〔俄罗斯〕米·布尔加科夫/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265
- 〔俄罗斯〕亚·索尔仁尼琴/短文四篇/273
- 〔俄罗斯〕邦达列夫/政治家之夜/277
-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人像一根麦秸/281
- 〔黎巴嫩〕阿明·雷哈尼/贝鲁特素描/289
- 〔黎巴嫩〕纪·哈·纪伯伦/十字架上的耶稣/292
-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爱的诗篇》序言/295
- 〔阿富汗〕乌尔法特/散文四则/298

〔伊朗〕阿布·高塞姆·哈拉特/诅咒魔鬼/302

〔伊朗〕梅赫迪·哈米迪/我的天堂/305

〔缅甸〕甘妙坎/菩萨的汇款/307

〔泰国〕阿萨西里·探马错/舞娘/311

〔印度〕泰戈尔/回忆（节选）/317

〔印度〕M. K. 甘地/消极抵抗/326

〔印度〕J. P. 尼赫鲁/光辉逝去/329

〔印度〕纳拉杨/人群/332

〔日本〕永井荷风/淫祠/334

〔日本〕厨川白村/缺陷之美/336

〔日本〕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339

〔日本〕井上靖/春将至/352

 /中国西域行：散文诗一组/355

〔日本〕东山魁夷/一片树叶/359

〔日本〕水上勉/京都四季/362

〔日本〕三浦绫子/爱国心/368

〔日本〕富冈多惠子/色香/371

〔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回头的浪子/373

〔澳大利亚〕彼得·康拉德/我在哪里/378

〔新西兰〕弗兰克·萨吉森/拎猫尾巴/385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完全的真理/386

 /鸟与人/387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模仿与创新/390

〔埃及〕艾·曼苏尔/大夫的病最多/392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他要成为一名教师吗/394

〔利比亚〕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法基赫

 /你来似流水，你去似疾风/396

 /沙漠与石油树/397

〔马拉维〕大卫·鲁巴迪亚/政变/401

- 〔尼日利亚〕西普利安·艾克文西/野女人/404
-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故事时间/406
- 〔科特迪瓦〕贝尔纳·贝·达迪埃/黑色的土裙/409
- 〔马里〕阿马杜·哈姆帕特·巴/非洲人记忆的特点/413
- 〔塞内加尔〕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戈尔/论黑人性/416
- 〔阿尔及利亚〕马立克·本·纳比/他乡客归时/418
- 〔突尼斯〕阿布·卡赛姆·沙比/清醒感（外三篇）/421
- 〔苏丹〕阿里·穆克/从木碗中取饮/424
- 〔南非〕贝西·黑德/乡民/429
/老妇人/430
- 〔南非〕纳丁·戈迪默/掠夺/432
- 〔美国〕威廉·詹姆斯/博士巨怪/435
- 〔美国〕雅各布·A·里斯/与贫民窟的斗争/441
- 〔美国〕欧文·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444
- 〔美国〕莱昂内尔·特里林/塔西佗在今日/451
- 〔美国〕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457
- 〔美国〕高尔·维达尔/最令他人气馁的罪孽——骄傲/460
- 〔美国〕约翰·厄普代克/破产者/464
- 〔美国〕琼·迪第恩/论道德/467
-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阔人幸福吗？/471
/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475
- 〔加拿大〕休·麦克伦南/伐木抒怀/479
-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身体/484
-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安德烈·马松：他的丛林和鱼/487
-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491
-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堂·吉诃德主教/496
-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乔伊斯的都柏林/499
- 〔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航船/506
-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让美洲发现自己/508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城市人的生活/511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515

〔多米尼加〕 吉恩·瑞斯/梅塔/517

〔巴西〕若热·亚马多/巴西是一个混血民族/520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窗外/522

/ 华斯台卡贵妇 / 524

/墨西哥谷地/524

/大自然的颂歌/525

〔阿根廷〕博尔赫斯/书/527

历尽艰辛话买书

乔治·吉辛 (1857—1903)

英国小说家，出身贫寒，善于描写下层社会的艰苦生活。

每逢我在自己的书架周围顾盼流连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兰姆^①的那些“断简残编”。当然我的书也不完全是从古旧书店买来的。我将它们一一进行检点的时候，每每发现其中有许多完好无损的书，有的甚至还是昂贵的古香版本呢。但由于我时常搬家，我那小小的图书馆在每一次迁移中也就难免厄运。说句实在话，我经常无法对付它（因为我在料理事物上，往往表现得笨拙无能）。这样一来，哪怕是我那些最贵重的书也往往蒙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有不少的书甚至还被装订书籍的长钉戳破。当然这只是情形最糟的例子了。不过当我生活安定、心境平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精明谨慎起来。显而易见，环境是能磨炼出一个人的长处来的。但我以为，一本书，只要它没有漏落页次就可以了，何必太讲究它的外表呢。

我听说过那些标榜自己读图书馆的书就像读自家书架上的书一样的人。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我对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都很熟悉，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它们那散发出来的书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就说我的那些吉朋^②的著作吧，那是八卷精致的梅尔曼本。我曾经连续不断地读啊，读啊，读了三十多年。我丝毫无需翻动它，只要闻闻那质地精美的纸张香味，就能回想起当年我把它作为奖品来接受时的幸福情景。还有我的那些莎士比亚著作，它们是剑桥版本，也有一种能惹起我追忆往事的香味。这套书是属于我父亲的，当我还不能够读懂它们的时候，常常有幸被允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来看看。这时我总是怀着虔敬的心情，将它一

① 兰姆，英国散文家、批评家。

② 吉朋，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的撰著者。

页一页地翻弄着。那些书散发着一股古老而奇特的幽香。每当我将它们捧在手中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由于这种缘故，我很少读这套莎士比亚著作。而当我捧读另一套吉朋的书时，眼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因为我买这套书时，简直就像买一件价值连城的奢华物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对这套书格外偏爱，该知道我是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将它得到手的啊。

牺牲——这个字眼压根儿也不是客厅里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语。像我的好些书就的确确是将那些必须用来维持生计的钱购买的。不知有多少回，我站在一家书店的前面或者是一位书商的窗口，此时此刻，那种求知的欲望和活着就得吃饭的念头在我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每逢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照例嘟囔着要吃东西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书，而书的标价又是那样容易脱手。我在书店门口停了下来，心想绝不能让别人买去，可我一买它就势必得忍受挨饿的痛苦。我那套海讷编纂的狄巴拉斯^①诗集，就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抢购到手的。那会儿它就摆在古德基街的一家古旧书店的书摊上，在那种书摊上，人们能够从那一叠叠的废书中寻到一些无价之宝。就是这套诗集，六便士竟是它的售价，这该是何等的廉价出售啊！当时我经常在牛津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进午餐（当然也就是我的主餐了），那是一家名实相符的咖啡馆，就像现在的咖啡馆一样，今天恐怕再也找不到这家馆子了。那一天，六便士是我的全部资财，确确实实是这样，就只剩下这么几个钱了。这笔小数目足可以买一份青菜炒肉。但我不敢担保这本狄巴拉斯诗集能否一直留到明天，而这种低廉的书价我又恰好能支付得起。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一会儿用手指头在口袋里搓捏着那几枚硬币，一会儿用眼睛瞟一瞟书摊，两种胃口在我腹中进行激战。终于书还是买到手了。我将它带回家中，一边吃着用粗糙的面包蘸黄油做成的午餐，一边美滋滋地掀动着书页。

在这本狄巴拉斯诗集的底页上我发现一行用铅笔写的字：“1792年11月4日读毕”。一百年以前，谁是这本书的主人呢？但上面再没有任何其他标

① 狄巴拉斯，罗马诗人。